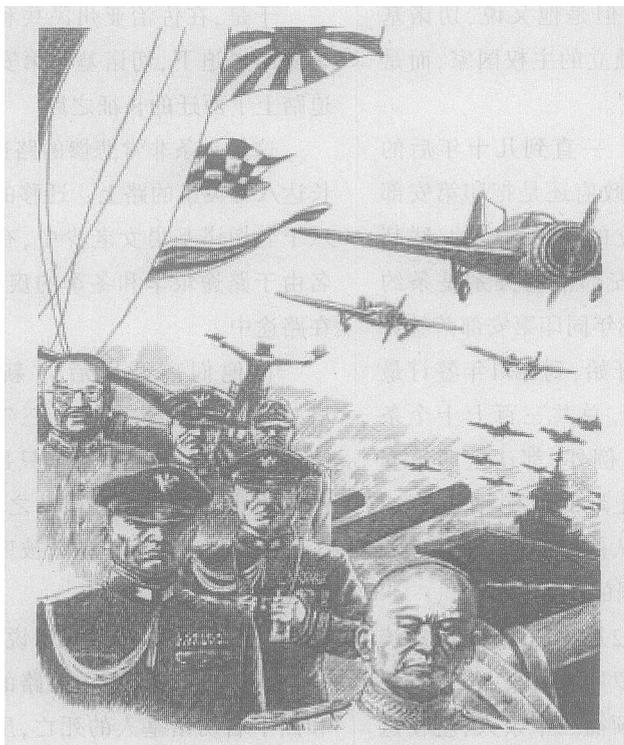


##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



## 日本“敌侨”

◎ 陶菊隐

行路、吴淞路、海宁路、北四川路、南京路、虞洽卿路、爱多亚路、外滩、白渡桥兜了一个大圈子，折回公和祥码头上船。这是一次使白种人大丢脸的游街示众。

二次世界大战前，日本虽系世界五大强国之一，但由于西方国家对有色人种的歧视，特别是英、美两国与日本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存在共管与独占的深刻矛盾，早已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。日军进入租界后，便想乘机报复，使白种人在上海大大丢脸一番。2月1日，日本侵略者又将北平、天津、秦皇岛所俘美国海军陆战队204人运抵上海。他们打算集中英、美、荷等“敌性国”留在上海的侨民和所有战俘，在举行“皇军祝捷提灯大会”的那天，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白种人游行，同时，又叫留在上海的印度、菲律宾、泰国、伊朗、阿富汗、土耳其、缅甸、马来亚、爪哇及日本等国家的侨民，组成所谓的“东方民族代表团”，参加游行队伍，沿途高呼“建立东亚新秩序”、“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”、“白种人滚出亚洲去”、“打倒英美”等口号，以示东方民族的“同仇敌忾”和“团结一致”。

日本侵略者提前于2月17日和

1941年日军进入上海公共租界时，对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机关工部局，仍许其继续存在，其中英、美籍高级洋员，仍许其照常供职，对于租界上的英、美籍侨民，仍许其照常居住、照常工作、照常营业，这种对待敌方官员和敌侨的态度，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。但这只是日本侵略者一刹那间的魔术表演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狰狞面目就掩盖不住了。

1941年12月10日，日本侵略者宣布银行限制提存，对于中外存户有所区别，外籍存户每人每日只许提取二十元。按当时物价计算，二十元只够一天买小菜之用。平日养尊处优的西洋人，处此矮屋下，只得勒紧裤带过日子。12月23日，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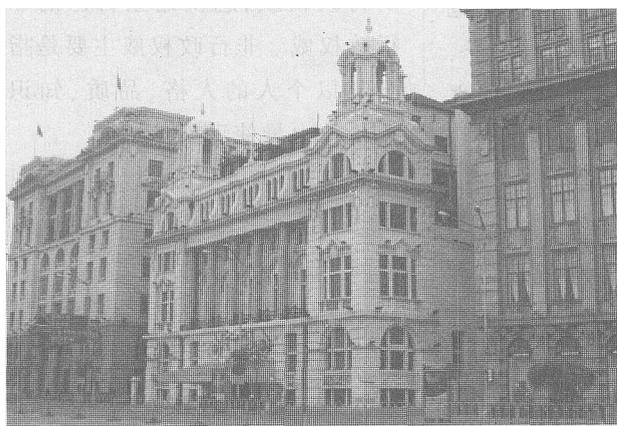
本侵略者开始办理英、美侨民财产登记。1942年1月20日，开始登记英、美侨民数量。23日公布，公共租界共有英侨2764人，美侨404人。

日本向英、美宣战后，连陷香港、新加坡、荷属东印度(今印度尼西亚)、缅甸、关岛、威克岛，他们就自以为天下无敌，公然发出了“一亿(当时日本人口的数字)决斗，打倒英美”的狂妄叫嚣，并在报纸上不断吹嘘“堂堂皇军的赫赫战果”。1942年1月12日，日本运输舰冒着太平洋上飞机轰炸和潜艇袭击的双重危险，将在威克岛俘获的美军1200人，于23日运抵上海。24日上午8时，驻沪日军押解这批战俘由公和祥码头登陆，经百老汇路、闵

19日分别解除了南京路一带的大封锁,就是为了作好游街准备。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德、意两国也是白种人,这种敌视白种人的行动和口号,都是他们的盟友所不能忍受的。当时在上海的希特勒密使魏特曼,竭力加以劝阻,认为轴心国当以反共反苏为其共同任务,不宜将问题转移到种族仇恨方面,尤其反对把敌侨和战俘同等看待。由于德国出面来反对,日本侵略者只得将此举作罢。

日本侵略者此计不成,便又反过来邀请有代表性的英、美等国侨民在福州路都城饭店举行座谈会,叫他们发言表达对日军优待敌侨的感想,并用录音机把他们的谈话记录下来,以备随时广播,让全世界人民认识日本“皇军”的“王道精神”。

2月15日新加坡陷落时(日方宣称:此役俘获英国及殖民地兵士81000人,并将新加坡更名为昭南岛),日本侵略者得意忘形之余,公然发表怪论说:“世界陆军以日本为最强,德国次之,中国及苏联又



次之,英国则远远不够格”云云。

2月下旬,日本宪兵队公布在公共租界破获“国际间谍机关”,捕

获间谍多人,皆英、美著名人士及工部局前任职员,其中有《密勒士评论报》主笔鲍威尔、英文《大美晚报》主笔奥柏、《远东》杂志主笔伍德海等。

3月1日,日本侵略者下令英、美籍侨民缴出所藏军火、武器。4月16日,又下令征用敌侨汽车。

上海海关税务司一职,一向由英国人梅乐和担任。他也站不住脚,改由日本人岸本广吉担任。

日本侵略者将上海外侨划分为“敌性”与“非敌性”的两类。属于“敌性”者有英、美、新西兰、加拿大、澳洲联邦、南非联邦、海地、哥斯达黎加、洪都拉斯、危地马拉、尼加拉瓜、多米尼加、古巴、巴拿马、荷兰、比利时十六国的侨民,其中约有半数国家并无侨民在沪。“非敌性”者为墨西哥、埃及、希腊、哥伦比亚、巴西、厄瓜多尔、巴拉圭、伊朗、伊拉克等国的侨民。德、意两国为日本的盟邦,自无待论。苏联因当时与日本有“中立条约”而被列为“非敌性国”。

日本侵略者对敌侨的态度,也是逐步改变,步步加紧。在开始的一个阶段,仅办理敌侨登记而未予以圈禁,登记者也仅以英、美两国侨民为限,年龄未满十四岁者可免登记。

英、美两国侨民无例外地都按照日方指定的日期,到日本宪兵队排队登记并领取外侨身份证。

对于“敌性国”的公私财产,也一律办理登记,并不许擅自转移产权。登记完成后,日本侵略者委托性质相同的日本机构代管英、美两国的公私产业,如银行由银行业代管,房地产由房地产商代管等。截至1942年1月8日,日本侵略者共计接管了“敌性”工厂五十一家,一律挂上了“大日本军管理”的招牌,并派日籍会计员为监理官。对于“敌性”纺织业工厂十八家,则令其全部停止开工。

日本侵略者冻结“敌性”外商银行、堆栈的存款、存货,使上海资产阶级暗中叫苦不迭。他们不信任本国银行和本国货币,往往向外商银行存入外币,尤以向美商银行存入美元者为最多。他们长期租用外商银行的保险箱,用以存放黄金、珠宝、契纸、有价证券和一切贵重东西,以为可以高枕无忧。不少工厂企业主和囤户把大宗原料、货物存在外国堆栈里“保险”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,美商银行还趁火打劫地作出规定,存款不但停付利息,还要倒贴一笔保管费,每月按月息半厘计算(1941年4月起)。日军占领租界后,这些存款存货就都成了“敌产”而被他们冻结起来。

自1942年3月1日起,日、美两国开始交换、遣返侨民。

在那些日子里,日本侵略者虽不便把排斥白人的方针政策宣之于口,但是却又策动一系列的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“群众运动”,以向白人示威。

(昕彤摘自《大上海的孤岛岁月》,中华书局2005年7月)